

# 志贺直哉短篇小说 《在城崎》研究

吴保华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志贺直哉短篇小说 《在城崎》研究

吴保华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内 容 提 要

“小说之神”志贺直哉的《在城崎》是日本“心境小说”的故乡。本书主要对这篇著名短篇小说进行了研究和文本解读。文本解读采用逐句顺次进行分析的方式,对构成小说全文的 198 个句子无一遗漏地进行了阐释。文中还收录了一些有关《在城崎》研究的文献资料,对喜爱文本分析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志贺直哉短篇小说《在城崎》研究/吴保华编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313-09217-5

I. ①志… II. ①吴… III. ①志贺直哉(1883~1971)-短篇小说-小说研究 IV. ①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3664 号

## 志贺直哉短篇小说《在城崎》研究

吴保华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233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9217-5/I 定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5-83657309



## 前言

### 从明治43年(1910)谈起

对于使用非母语语言的读者<sup>①</sup>而言,例如,使用日语语言阅读或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原著的一名非母语读者,在阅读或欣赏某一个时代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之前,除了必须较为熟练地掌握日语这门语言文字之外,还有三门可以称之为基础中的基础的功课是应当事先要做好的:编写该作家的年谱、制作其作品目录和归纳整理相关研究文献目录。在此基础之上,一旦进入阅读阶段,还应从现有的版本中选择一个较为理想的版本,而且这个版本最好带有准确且较为详尽的作品注释。笔者认为这一点对非母语读者而言尤为重要。否则,在阅读或研究的过程中,对作品的理解就很有可能产生重大的偏差,甚至产生严重的误读倾向。因为作为一名非母语读者,毕竟进入的是用非母语的符号所编织的物语世界里,一切都是那样地陌生,那样地充满多义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很难想象,一个不借助于准确的注释书引导的非母语读者能够完全凭借一己之力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而达到理想的彼岸。

在此,笔者有意反复使用的是“作品”这一概念,并不是当下学者们常常使用的“文本(text)”概念。笔者以为,当一名非母语读者艰难地跋涉在“必然王国”的物语世界里的时候,所面对的由诸多陌生语言符号所组成的物语世界只能称之为“作品”。此时此刻,读者的所思所想往往被诸多陌生的语言符号牵制着,犹如一潭死水,少有活跃。在此阶段,“文本”并没有真正地显现出来。在“作品”面前,作为读者,尤其是非母语读者,虽然具有可以避开某些“作品”进行选择性阅读的自由,但有些时候,如日语专业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这种自由又常常会受到限制而变成了绝对的不自由。因为学习语言的需要或者什么功利性的目的,非母语读者不得不强迫自己去了解和认识那个不期而至的外国文学“作品”,有时甚至还不得不受制于该“作品”中的某些难解的文化符号。这时候的非母语读者在“作品”面前是被动的,有时甚至是无助的。而在“自由王国”的物语世界里,“作品”可谓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并退出舞台,“作品”已死,“文本”随之而生。此时的被动的非母语读者蜕变为能动的非母语读者,且与“文本”的关系已变得平等,至此,非母语读者终于可以在“自由王国”的物语世界里信步徜徉了。

<sup>①</sup> 读者亦可分为不同的层次。这里指的是那些能够使用非母语语言进行阅读的较高层次的读者。他们的阅读往往是以鉴赏或研究为目的的。



本书的研究目的虽然不是就这两个概念进行甄别和论述,但在书中使用“作品”和“文本”这两个概念时,笔者脑里常常意识到的并不是单一的“作品”或“文本”,而是“作品”和“文本”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时而体现为“作品”又时而体现为“文本”,而这个过程,就是笔者作为一名非母语读者为获取真正的阅读层面上的自由,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交汇的物语世界里艰苦跋涉或信步徜徉的过程。

从明治元年到明治末年,即从1868年到1912年这45年间,日本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等领域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取得了不少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为后来的日本文化事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笔者在此仅以明治43年在日本文坛发生的大事件为例对此进行简单的概括和介绍。

明治43年,即公元1910年,爱新觉罗·溥仪的“宣统”年号被废止的前一年,不仅在中国,在近邻日本及朝鲜的上空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息。这一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日本陆军大臣寺内正毅(1852~1919)兼任朝鲜总督,掌握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和支配殖民地的全权,开始了长达36年之久的对朝殖民统治。1909年10月在中国哈尔滨车站刺杀日本前首相、第一任日本朝鲜统监伊藤博文的朝鲜爱国青年安重根(1879~1910),1910年这一年在旅顺监狱被杀害。在日本国内,也是1910年,当局以蓄谋暗杀天皇之罪名逮捕了数百名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幸德秋水(1871~1911)等12人翌年1月被处以极刑,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所谓“大逆事件”。

尽管如此,明治43年的日本文坛却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森鸥外(1862~1922)3月份开始杂志《昂》上连载长篇小说《青年》,6、7、8月份又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修缮中》、《花子》和《游戏》。夏目漱石(1867~1916)3月至6月在报纸《朝日新闻》上连载长篇小说《门》。6月,漱石在执笔过程中,因胃溃疡住院;8月,在疗养地伊豆修善寺温泉大吐血,命悬一线,于生死边缘挣扎数日后才脱离危险,姑且保存了一命。在以后6年多他短暂的余生里,漱石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力继续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使者》、《春分之后》、《心》、《明暗》(未完稿)等长篇小说。同时,还对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一些文学青年给予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扶持和关心。这其中就包括“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1883~1971)。另一方面,这一年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家,虽然已不能像若干年前他们鼎盛时期那样傲视日本文坛,但还是有不少他们的作品被付梓发行。岛崎藤村(1872~1943)的《家》、长塚节(1879~1915)的《土》、岩野泡鸣(1873~1920)的《放浪》等长篇小说的发表,似乎都在证明自然主义作家们的才思并未枯竭衰退。

同样是这一年,“耽美派”的领军人物永井荷风(1879~1959)由森鸥外和上田敏(1874~1916)推荐,就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5月份,永井出版杂志《三田文学》并



## 前言 从明治43年(1910)谈起

担任第一代主编,该杂志此后逐渐成为“耽美派”作家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同年11月,后来成为“耽美派”核心人物的谷崎润一郎(1886~1965)在杂志《新思潮》上发表短篇小说《刺青》,得到了永井荷风的褒奖,以此在文坛闪亮登场。

笔者以为,明治43年,在日本文坛最受瞩目的大事件当首推同人杂志《白桦》的创刊。这一年的4月1日,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有岛武郎(1878~1923)、有岛生马(1882~1974)、木下利玄(1886~1925)、长与善郎(1888~1961)、里见弴(1888~1983)等一批热爱文学艺术的贵族或富家子弟在东京创办了自己的文艺杂志。该杂志从创刊之年直至大正12年(1923)停刊的13年间,为“白桦派”这批酷爱文学艺术且充满青春活力的文学新人提供了一个发表自己作品的重要园地,此前作品投稿不中、不被采用的尴尬局面因此也得到了缓解。以志贺直哉为例,从明治43年到大正3年这4年多的时间里,志贺直哉共公开发表了中、短篇小说21篇,其中有18篇都发表在《白桦》上。《白桦》成为志贺直哉在文坛崭露头角、施展文学才能的重要舞台。明治43年是志贺直哉正式步入文坛的第一年,他的处子之作《到网走去》以及本书要重点论述的《在城崎》均发表在《白桦》上。

明治41(1908)年8月,志贺直哉把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读书期间的习作《到网走去》投稿到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帝国文学》,也许是“由于字迹潦草之缘故”(志贺语),未被录用。后经修改润色,于明治43年4月1日发表在《白桦》的创刊号上。这是此前志贺直哉创作的若干篇习作中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到网走去》的素材来自于志贺直哉在旅途中的经历,全文只有6000余字,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关系单一。虽说是明治时代的作品,但由于所用语言通俗简明,即使对二十一世纪今天的母语读者而言,读起来也不会有诘屈聱牙、艰涩晦深之感。作品的舞台设置在一个相对狭小且流动着的空间——一列奔驰着的火车上。主人公“我本人”应当尚未到而立之年,从东京乘坐开往东北青森的火车,在车上对坐在对面的年轻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关心和照顾,然后在宇都宫站下了车。而母子三人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继续奔向北方,目的地就是北海道的“网走”。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提醒一下,小说中的年轻母亲有二十六七岁,大一点的孩子有六七岁,小一点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

网走是日本北海道东北部地区的一座小城市。从位于北海道石狩平原西南部的札幌市乘电车前往网走,现在也得花上6个多小时,而从东京坐飞机到此至少需要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即使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在日本关东和关西地区许多人的眼里,网走依然还是个很遥远的地方。众所周知,日本是一狭长岛国,其国土面积之狭小,根本无法与我国幅员辽阔的国土面积相提并论。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是将来,日本人的距离感和空间感同我们中国人永远都会有着本质上



的不同。这一点,中国读者在阅读理解日本文学作品时要尤为注意。用我们固有的感觉去阅读和欣赏日本文学作品,是很难真正读懂和理解的。

志贺直哉一生中从未到过网走,在创作该作品过程中对网走也是知之甚少,只知道那里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把网走这一固有名词用在作品名中,其目的无非是想强调母子三人前方的路途之遥远、旅程之艰辛,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作品中的主人公“我本人”和年轻的母亲有这样一段对白:

“您到哪里?”

“北海道,一个叫网走的地方。听说很远也很不方便。”

“在哪个地区?”

“北见。”

“那可太远了。怎么也得花5天的时间。”

“顺利的话,听说得花一周的时间。”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我本人”和年轻的母亲不仅都没有去过网走,甚至对网走这个地方也是知之甚少。“我本人”甚至不知道网走大概在北海道的哪个方位,只有当听说是在北见地区的时候,才意识到网走是在北海道的东北部的纵深地区。

北海道作为固有名词的出现是在明治2年(1869),当时北海道的行政区划为11区,区下共设有86郡,北见区下设8个郡,网走郡乃其中之一。此种行政区划虽然在明治15年(1882)就已经被废除,但有十几年历史的这种称谓方式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在民间依然被继续传承沿用。在明治时代,北海道本来就是偏僻之地,加之交通闭塞、传媒不畅等种种原因,北海道之外的人们对北海道的了解并不多,对每个区的情况就知之更少了,而对区下设的郡名可能几乎就到了一无所知的地步。所以,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可能和主人公“我本人”一样,只能借助区的位置去判断一些下属郡所在的大致方位。

志贺直哉明治41年执笔该作之时,从东京到网走的最佳出行路线应当是:先乘坐由东京开往青森的火船,路上大约需要25小时30分钟,在青森再换乘经由函馆开往室兰的渡船,然后在室兰再换乘开往网走的小汽船。青森到室兰的渡船每天只有一班,赶不上的话,必须在青森住一宿等待翌日的渡船;从室兰到网走没有铁路也没有陆路,只能坐每个月只航行三次的小汽船。正如年轻母亲所言,只有在一帆风顺的前提下一周才能到达目的地。言外之意,如遇不顺就得花上更多的时间。在100年前,对于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来说,从东京到网走的路程就是在行漫漫长路,就是在奔向日本的天涯海角。

《到网走去》发表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也随着“网走”这一专有名词在社会上



## 前言 从明治43年(1910)谈起

被广泛地传播和认知,在日本的一些普通读者和极少数研究者中间,产生了对该作“误读”的现象。其中“误读”最多的就是有读者和个别研究者把网走和当时的网走监狱联系起来,想当然地认为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可能去网走监狱看望关押在那里的丈夫。更有甚者,把监狱里的犯人和前面提到的“大逆事件”联系在一起,认为年轻的母亲是去网走监狱看望作为政治犯被关押的丈夫。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年轻母亲的丈夫就被读者或研究者贴上了政治犯的标签。北海道出身的诗人樱井胜美(1908~1995)生前曾经就此问题直接询问过志贺直哉本人,而志贺直哉的回答让那些读者或研究者大失所望。因为他坦言自己在明治41年撰写该小说之时,根本就不知道在网走还设有一座监狱。

事实上,网走监狱在明治41年以前就已经存在。其前身是钏路集治监网走分监,设立于明治23年(1890),明治36年(1903)更名为网走监狱。作为日本最北部的监狱,设立之初就强制收容了许多重罪犯和政治犯。随着岁月的流逝,“网走”这个专有名词在媒体上的曝光率越来越高,网走监狱也给人们留下了越来越多的想象空间。前面提到志贺直哉向杂志《帝国文学》投稿的时间是明治41年8月,而“大逆事件”发生在明治43年,小说写作在前,事件发生在后,年轻母亲的丈夫不可能与“大逆事件”有丝毫的关联。笔者以为,产生这种“误读”的主要原因是小说《到网走去》的发表时间和“大逆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是同一年。小说发表于明治43年4月1日,而“信州明科炸弹事件”发生在同年的5月25日。此后,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各地相继遭到逮捕,以幸德秋水为首的12人在翌年的1月24日和25日被处以极刑。该事件不仅在日本国内,甚至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后来的读者或研究者把《到网走去》中的网走同网走监狱,再同网走监狱的政治犯乃至“大逆事件”联系起来,进行穿越式的阅读或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志贺直哉的所谓三篇处子之作<sup>①</sup>中,笔者以为《到网走去》的作品名更带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在志贺直哉大约一个甲子的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的不少作品名都延续了这个处子之作的元素——把地名作为作品名的关键词。本文要重点加以解读的短篇小说《在城崎》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此外,《去鹄沼》(大正6年10月1日发表于《文章世界》)、《赤城某日》(大正9年7月15日发表于杂志《新家庭》的夏季临时增刊《山水巡礼》)、《山科的记忆》(大正15年1月1日发表于杂志《改造》)、《山形》(昭和2年1月1日发表于《中央公论》)、《在沓掛》(昭和2年9月1日发表于《中央公论》)、《鸟取》(昭和4年1月1日发表于《改造》)、《菰野》(昭和9年4月1日发表于《改

<sup>①</sup> 志贺直哉自称有三篇处子之作。《到网走去》是其初登文坛之作。此外,短篇小说《某日的早晨》和《油菜花和小姑娘》是其另外两篇处子之作。前者执笔于明治41年1月,是志贺直哉自我认可的处子之作,于大正7年(1918年)3月发表在杂志《中央文学》上;后者是其明治35年(1902年)创作的短篇童话小说,后经修改于大正9年(1920年)1月1日发表在儿童杂志《金之船》上。



造》)、《草津温泉》(昭和30年6月1日发表于《心》)等小说也都属于此类作品。城崎、鹄沼、赤城、山科、山形、沓掛、鸟取、菰野和草津均为地名。除了小说名以外,该处子之作的主人公“我本人”在精神层面上所表现出的某种异常心理状态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我本人”看到那个六七岁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大脑袋男孩的鼻子、耳朵里面都塞着棉花,便联想到孩子的父亲一定是个酒鬼,进而又想象年轻的母亲可能有朝一日要么被丈夫虐待至死要么就被大脑袋男孩杀死之类。纵观志贺直哉在大正6年(1917年)以前发表的30多篇作品,其中带有类似“我本人”这种异常心理表现的作品不在少数。明治44年(1911年)1月1日在《白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鸟尾的病》就是其中的一篇。主人公“我”在火车上看到患有神经衰弱的好友鸟尾脸色苍白的样子,脑海里瞬间浮现出的便是鸟尾死去的场景。这与处子之作中“我本人”的想象方式可谓同出一辙。类似此种表达主人公异常心理或精神状态不稳定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刮脸刀》(明治43年6月1日发表于《白桦》)、中篇小说《浑浊的头脑》(明治44年4月1日发表于《白桦》)、短篇小说《克劳迪斯的日记》(大正元年9月1日发表于《白桦》)、《范某的犯罪》(大正2年4月1日发表于《白桦》)、《偷孩子的故事》(大正3年4月1日发表于《白桦》)等等。从以上所列举的几篇小说名来看,志贺直哉还有不少以人名作为作品名关键词的作品。我们不妨把它们也都看作是处子之作《到网走去》的变形或延伸。可以说,以专有名词作为关键词是志贺直哉作品名的一个重要特征。

如果把《到网走去》中的地名“网走”赋予某种象征意义的话,毫无疑问它指代的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那么,在《在城崎》这个物语世界里,“城崎”仅仅就是个温泉地的名字吗?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在此,笔者将和读者一起到“城崎”去,一起在《在城崎》的物语世界里探寻“城崎”所代表的日本文化意义。



## 目 录

第一章	纸上城崎——《在城崎》的版本 .....	1
第一节	《在城崎》的存在形式和草稿《生命》诞生前后 .....	1
	一、《在城崎》的存在形式 .....	1
	二、草稿《生命》诞生前后 .....	4
第二节	从《生命》到《在城崎》及几个版本 .....	8
	一、从《生命》到《在城崎》 .....	8
	二、《在城崎》的「初出」和其后几个版本的比较 .....	12
第三节	《在城崎》中的几个关键词 .....	21
	一、几个拟声词 .....	21
	二、第一人称代词「自分」——“我本人” .....	25
	三、几个专有名词的意象 .....	28
第二章	文本解读 .....	37
第三章	日文研究论文 .....	81
第一节	「城の崎にて」末尾、あるいは反芻と帰還 .....	81
第二节	志賀文学における死の心象風景 .....	97
第三节	志賀文学における小動物の死の心象風景について .....	114
第四节	中国大陸における日本文学の教科書について .....	124
第四章	研究文献资料 .....	137
第一节	从《在城崎》到“心境小说”的电影化 .....	137
	一、从《在城崎》到《暗夜行路》 .....	138
	二、《赤西蛎太》 .....	140
	三、《清兵卫与葫芦》与《正义派》 .....	143
	四、结语 .....	145
第二节	《在城崎》译文 .....	147
第三节	两种版本的《在城崎》原文 .....	151



目 录

一、岩波書店版 .....	151
二、新潮社版 .....	156
第四节 志贺直哉年谱 .....	161
第五节 志贺直哉主要作品年表 .....	170
后记 .....	187



## 第一章

### 纸上城崎——《在城崎》的版本

#### 第一节 《在城崎》的存在形式和草稿《生命》诞生前后

##### 一、《在城崎》的存在形式

无论是长、中、短篇小说，抑或是微型小说，任何一种形式的作品的诞生，或长或短都有一个孕育、生成的过程。而这个孕育过程中的“作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腹稿（日语为「腹案」<sup>①</sup>）或者草稿。前者还没有落实到文字上，藏于腹中，作者或者是「腹案」的所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其加以排列组合、拆解建构；腹稿再前进一步，化为文字上的草稿或者未定稿，依然还是一块需要精雕细琢的璞玉，只有经过作者一次甚至若干次的推敲、修改之后，最终才有可能化为一篇可以公开发表的作品。一篇文学作品，尤其是一篇好的文学作品（当然，对这个“好”字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初出」<sup>②</sup>以后，作者往往还会对其加以完善，并选择在适当的时机以某种形式<sup>③</sup>再次出版。而正是这个被完善了的作品，一般会作为定稿被收录在作者的选集或全集里面。当然，是不是所有作家创作的作品都具有上述存在形式，笔者不敢妄自推断，结论可能也是否定的。但是，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拥有这种存在形式又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志贺直哉的一部分作品，例如，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暗夜行路》、中篇小说《和解》<sup>④</sup>、短篇小说《在城崎》、处女作之一的《油菜花和小女孩》等作品都具有此种特征。本章主要以他的短篇小说《在城崎》为例，就其“草稿”、「初出」、代表性版本等问题加以阐述和探讨。

《在城崎》是志贺直哉在1917年4月，根据自己1914年撰写的草稿《生命》进行的再创作，取材于1913年10月自己在兵库县的城崎温泉疗养时的经历。《生命》的原稿现保存完好，其存在的原始载体是18×20字的稿纸<sup>⑤</sup>，共有13页。其内容现被完整地收录在《志贺直哉全集》<sup>⑥</sup>第二卷的第533页至538页。

① 本文中使用的日文原文均以「」号标注。

② 「初出」为日语，指一篇作品初次被公开发表。

③ 指日本出版界出版作品时的载体形式，主要有：单行本、袖珍本、杂志、同人合著集、全集、选集、作品集等。

④ 发表在杂志《黑潮》第二卷第十号上，是志贺直哉的代表作之一。

⑤ 此种18×20字松屋制稿纸为志贺直哉创作初期常用稿纸。

⑥ 全15卷，由岩波书店1983~1984年出版，系本书引用作品的载体，主要参考文本。



## 第一章 纸上城崎——《在城崎》的版本

1917年4月,志贺直哉在《生命》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在城崎》的创作,于5月1日发表在杂志《白桦》第八卷第五号上。这是《在城崎》以作品形式第一次同读者见面,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初出」。1917年5月以来,该作以各种形式被数十次出版发行<sup>①</sup>,版本已多达数十余种。在这众多的版本当中,笔者认为较为重要的版本之一,应当首推作品集《黑夜之光》。该作于1918年1月16日由新潮社出版发行,收录了志贺直哉的中篇小说1篇和包括《在城崎》在内的短篇小说13篇。收录该作时,作者在「初出」的基础之上对《在城崎》的部分段落进行了修订,作品内容较之「初出」略有改观,详情后叙;此外,由改造社出版的志贺作品集《寿寿》(1922年4月20日发行)和新潮社出版的《志贺直哉集(现代小说全集第八卷)》(1926年2月10日出版),也是两个较为重要的版本,《在城崎》在其中均占有一席之地。

笔者手中现有多多个在日本和中国大陆出版的版本。距离现在最为久远的版本应当是前面提到的作品集《黑夜之光》,大正7年(1918)出版<sup>②</sup>,为右开竖版。封面由白桦派同人、英国画家巴纳德<sup>③</sup>设计、装帧,奶油色日本纸、32开、5号字,共431页,定价1日圆40钱。封底衬页前刊登一整页有关外国名著译本的广告,名曰《海外雄篇大作全译》,均是对外国名著翻译本的介绍。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名列广告之首,价格为4日圆50钱,邮费24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白痴》,每册2日圆,邮费12钱,《罪与罚》每册1日圆70钱,邮费12钱;此外还有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和卢梭的《忏悔录》等译著的广告。另外的一个重要版本是1955年12月1日由河出书房出版的《志贺直哉读本》,为杂志《文艺》的临时增刊号,收录了《在城崎》、《和解》、《范某的犯罪》、《学徒的神仙》、《山科之记忆》、《灰色之月》等重要作品。此外,正宗白鸟(1879~1962)、广津和郎(1891~1968)、小林秀雄(1902~1983)、中村光夫(1911~1988)、伊藤整(1905~1969)等著名文艺评论家对志贺直哉其人及其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梅原龙三郎(1888~1986)、长与善郎(1888~1961)、泷井孝作(1894~1984)、网野菊(1900~1978)、尾崎一雄(1899~1983)等一批挚友、弟子撰写的志贺直哉印象记也被收录在内。其中,伊藤整的评论《关于〈在城崎〉》是研究《在城崎》乃至研究志贺直哉文学的重要经典文献之一,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而笔者手中其他的一些版本,因都大同小异,不具备代表性或特殊性,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在当代的日本学术界,有关《在城崎》研究的论文不少,而详细研究该文本的论文却并不多见。笔者认为寺杣雅人(Terasoma Masato)在论文「志贺直哉『城の崎

① 主要依据注释4中提到的《志贺直哉全集》第十四卷中收录的《文献目录》进行的调查。

② 笔者手中的版本为1973年11月1日发行的翻刻版。

③ Bernard Howell Leach(1887~1979),英国陶瓷工艺师、画家,与白桦派成员交往甚密。



## 第一章 纸上城崎——《在城崎》的版本

にて』の形成—『城の崎にて』から『城崎にて』へ—<sup>①</sup>中的此项研究较为详尽且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在该篇论文中,寺杣(Terasoma)共使用了八个不同年代颇具有代表性的《在城崎》的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若以八个文本的出版时间先后进行排列的话,其顺序如下。请读者留意,笔者在此强调的是按出版时间先后进行的排列。

- (1) 发表在杂志《白桦》第八卷第五号中的文本(白桦发行所、1917年5月发行);
- (2) 收录在作品集《黑夜之光》中的文本(新潮社、1918年1月发行);
- (3) 收录在作品集《寿寿》中的文本(改造社、1922年4月发行);
- (4) 收录在《志贺直哉全集第三卷》中的文本(改造社、1938年2月发行);
- (5) 收录在作品集《映山红》中的文本(草木屋出版部、1940年12月发行);
- (6) 收录在作品集《映山红》中的文本(全国书房、1946年12月发行);
- (7) 收录在《志贺直哉全集第二卷》中的文本(岩波书店、1955年6月发行);
- (8) 收录在《志贺直哉全集第三卷》中的文本(岩波书店、1999年2月发行)。

寺杣的研究主要从文本的标题「表記」<sup>②</sup>、段落划分、句子、词语这四个方面对上述八个文本进行了比较。例如,文本1、2、3、4、7和8的标题完全相同,用日文书写为「城の崎にて」,而文本5和6的标题相同,用日文书写为「城崎にて」。文本5和6的「表記」比文本1、2、3、4、7和8的「表記」少了一个平假名「の」字。文本6的标题「表記」承接的是文本5的「表記」,而文本7和8的「表記」与文本5和6的「表記」无关,只与文本1至4的「表記」有关。从时间顺序上来看,因为发表在杂志《白桦》第八卷第五号中的文本《在城崎》为「初出」,所以后面的7个文本的底本都应该是这个「初出」《在城崎》。而寺杣的研究说明,文本2~8在出版之际,志贺直哉对文本2~6或多或少地都进行了修订。换言之,1917年5月《在城崎》被初次发表以后,至少在1918年1月、1922年4月、1938年2月、1940年12月和1946年12月,在出版文本2、3、4、5和6之前,志贺直哉对《在城崎》都作了相应的修改或修订。这五个文本中,1946年12月出版的文本6是志贺直哉亲手修订过的最后一个文本。这一年,志贺直哉63岁。文本7和8虽然出版时间在后,但并没有经过志贺直哉的修订。当然,文本8在出版之际也不可能得到作者本人的修订,因为当时志贺直哉已经驾鹤西去长达28年之久了。就像文本7和8的标题「表記」一样,文本7和8的内容完全承袭的是文本4的内容,与文本5和6没有承接关系。

以笔者之浅见,近40年在日本出版界出版的文本《在城崎》大多都是以文本4为底本的。从学校的教科书到普通的文库本,甚至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所使用的全集都

① 《尾道大学艺术文化学部纪要》第10号,2011年3月。

② 指小说《在城崎》名字的日文书写方式。



是如此。例如，在志贺直哉文学研究者当中，使用较多的参考文本之一应当是前面提到的岩波书店版《志贺直哉全集》，该全集也是本书的主要参考文本之一。在本文中，笔者将该版本中收录的《在城崎》视为该部作品的最终定稿。后文中与其他版本进行的比较研究，均以此版本为基本参照系。笔者认为，在研究文学作品或者编撰文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参选哪个版本的作品是确保其研究准确可信的重要条件之一。若不慎使用了错误较多的版本，结果可能是贻误读者，以讹传讹。当然，在中国大陆发生类似情况，除了编著者个人的一些主观因素之外，也有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对所使用文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等等。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对外交流的机会和途径也逐渐增多，研究者只要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有求真务实的研究态度，好的研究版本还是完全可以找得到的。

至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版本，后文中将有所涉及，在此不再赘述。

## 二、草稿《生命》诞生前后

1912年10月18日，志贺直哉到洛阳堂出版社商谈出版自己第一部作品集的有关事宜，出版社欣然应允，但条件是必须自费出版。六天以后，即当月24日上午，因出书费用问题，志贺直哉与父亲志贺直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盛怒之下，父亲要求儿子尽早独立。尽管对儿子自费出书的要求极为不满，但舐犊情深的父亲当天下午还是让儿子到八十四银行取出了出书所需要的费用500日圆。当然，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志贺直哉来说，父亲的训斥也相当奏效，他决意离家开始独立生活，第二天，便毅然从家里搬了出去，暂时落脚在京桥区的永乐旅馆。二十九岁的志贺直哉离家意欲独立，在志贺家人眼里并不是一件小事，就在他离家的第三天，祖母、继母和妹妹们便都迫不及待地前往旅馆探望。作为父亲的志贺直温虽然没有和家人同去，但对儿子的惦念之情也是可想而知的。出版费用得以解决，一旦进入到实际操作阶段，一切就都进行得异常顺利，11月5日，书样完成，有关出版的主要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志贺直哉便开始着手准备离开东京，远走他乡。11月10日，志贺直哉来到了广岛县尾道市，其后几日游历了广岛市等地，15日在尾道市安顿下来，正式开始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生活。12月，回东京探望患病的祖母，在东京迎来了1913年元旦的到来。1月1日，志贺直哉的第一部作品集《留女》面世，同一天，在报纸《读卖新闻》上发表短篇小说《清兵卫和葫芦》。志贺直哉祖母的名字叫留女，第一部作品集的名字也正源于此。

出版《留女》总共花费了500日圆，现在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40元左右，在100年前的日本，如果站在大多数寻常百姓家庭的立场上来看的话，500日圆实际上并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中学教师每个月的工资是20日圆，一名木匠或者泥瓦匠的月工资



## 第一章 纸上城崎——《在城崎》的版本

收入大致在20日圆到25日圆之间,500日圆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两年的总收入。志贺家的财产在二十世纪初,即1900年前后大约有5到6万日圆,到了1912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十倍,达到了60余万日圆之多,用现在的话来讲,志贺家是个地道道、毫无浮夸成分的亿万富豪家庭,而志贺直哉则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虽说500日圆对于志贺家算不上什么大数目,可手握经济大权的父亲对儿子还是流露出了不甚支持的态度。尽管最终还是拿出了500日圆资助儿子,但那并不表明父亲对儿子所选择的文学创作道路的支持,笔者以为只不过是舐犊情深的父亲在儿子面前的一次妥协而已。顺便提一下,《留女》一册的价格是1日圆,上一节提到的作品集《黑夜之光》的价格是一册1日圆40钱,都不算便宜。

1月中旬,志贺直哉从东京返回尾道市,继续从事自己的创作活动,到了2月份,加上前期的创作“成果”,他意欲创作的长篇小说<sup>①</sup>的草稿已达到200页之多;3月,舟木重雄<sup>②</sup>在杂志《奇迹》上发表评论《读〈留女〉》,对这一时期志贺直哉文学的特征进行了充满善意且较为中肯的评价;4月,文坛大家、是年46岁的夏目漱石<sup>③</sup>发表谈话,对《留女》大加赞赏。接踵而至的赞誉,不仅让志贺直哉的创作信心大增,其文学才能在文坛和出版界也开始得到广泛瞩目。《留女》的出版,在客观上为志贺直哉在文学创作上能走得更远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创作长篇的同时,志贺直哉并没有忘记继续进行自己颇为擅长的短篇小说的创作。7月28日,志贺直哉以饱满的热情开始着手创作短篇小说《事件》;8月7日,又开始执笔短篇小说《范某的犯罪》;8月15日《事件》脱稿,是日,和好友里见弴<sup>④</sup>出去散步纳凉,归来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住进东京医院<sup>⑤</sup>,十一天后即当月27日出院;9月4日,又开始撰写小说《赤西蛎太》;24日,《范某的犯罪》脱稿;10月18日,赴兵库县北部的城崎温泉疗养,在温泉旅馆三木屋逗留三周,读书、写作、散步、游玩等成为这段时间的主要活动,11月7日离开城崎。

从1913年8月15日交通事故前后志贺直哉撰写的作品来看,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兴趣主要在《事件》、《范某的犯罪》和《赤西蛎太》的第一稿《仁兵卫的初恋》上面。《事件》写的虽然是交通事故,但其内容是以同年7月26日发生的他人的交通事故为蓝本,志贺直哉并非此次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只是这个事件发生过程的一名目击者和旁观者,且作品意在描写电车上的乘客对孩子们在事故中毫发无损的结果所表现出的惊喜之情,对人之生死这一文学母题并没有触及。《范某的犯罪》写的是丈夫范

① 指后来发表的志贺直哉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暗夜行路》。

② 作家(1884~1951),文艺杂志《奇迹》(1912.9)创始人之一。

③ 近代著名作家、英国文学研究家(1867~1916),代表作有《我是猫》(1905)、《哥儿》(1906)、《心》(1914)等。

④ 日本近代作家(1888~1983)、白桦派同人,代表作《善心恶心》(1916)、《多情佛心》(1922~1923)等。

⑤ 创立于1882年8月,即现在的东京慈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 第一章 纸上城崎——《在城崎》的版本

某杀害妻子的悲剧故事，范某婚后怀疑妻子婚前与她的堂弟有染，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无法释然，最终在一次表演甩飞刀特技的过程中，在几百名观众面前，失手抑或是故意，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该作旨在刻画描写人的异常心理的复杂性，是作者对人性异常心理机制的一种尝试性探究以及对猎奇题材心理小说创作的一种尝试，其母题并未侧重解读人生生死之要谛。短篇小说《赤西蛎太》的草稿《仁兵卫的初恋》是志贺直哉出院一周后即开始着手的创作，因进展不顺，中途搁笔，直至1917年8月才在草稿的基础之上撰写完成，取名《赤西蛎太之恋》，并于9月1日发表在杂志《新小说》第十号上，翌年1月在收录到《黑夜之光》里时改名为《赤西蛎太》。由此可见，1913年8月15日晚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既没有削弱志贺直哉的创作热情也没有因此改变其原有的创作节奏。即使在住院期间，他的心思依然还在事故前完成的作品《事件》的誊写上面，例如，8月22、23日，他让前来医院探视的妹妹英子帮助抄写完了《事件》的全部手稿。

那么，志贺直哉创作之外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呢？除了治疗交通事故的伤病外，这期间，他每天还不得不到顺天堂医院<sup>①</sup>去治疗另外一种疾病——性病。1909年3月，26岁的志贺直哉开始出没于花街柳巷，不久便染上了性病梅毒，后来经过治疗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但后来继续乐此不疲的志贺直哉再度感染，到1913年6月份前后，性病的病情日益加重。为彻底治愈，他采纳医生建议，从6月中旬开始定期到医院接受治疗。在当时，梅毒称得上是性病中的顽疾，短期内根本无法彻底治愈。在日本，1956年颁布《卖春防止法》之前，人们似乎并不把嫖娼狎妓视为什么难以启齿的“丑行”。特别是在20世纪10年代前后，日本的一部分单身男青年，正如我国古代文人将之雅称为“情寄之殇”<sup>②</sup>一样，私下里把梅毒称为从女人身上得到的“男性的勋章”<sup>③</sup>。而志贺直哉恰恰因为获得的这枚“勋章”，几个月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除了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期间没有接受治疗外，前后总共花了约三个半月的时间用在“勋章”的医治上面。特别是刚从东京医院出院的前几天，既要到东京医院复查，又必须到顺天堂接受治疗，一日跑两处医院，可谓辛苦至极。尽管如此，出院后的第三天，即9月29日，从东京医院和顺天堂医院回来途中，根本不顾及身体的伤痛还没有彻底复原，更不顾及治疗中的梅毒还没有痊愈，依然见猎心喜、故态复萌，到老地方轻车熟路地“找了女人”<sup>④</sup>。此外，这段时间还经常和友人一起下象棋、打扑克、看演出、打台球，似乎要把住院期间失去的快乐夺回来，常常是俾昼作夜，把身

① 创立于1838年，即现在的顺天堂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② 汤显祖(1550~1616,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在赠屠隆(1543~1605,明代戏曲家、文学家)诗《长卿苦情寄之殇,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中的“情寄之殇”即为此。长卿为屠隆字。

③ 本多秋五《志贺直哉上》岩波新书 1990年1月 162页。

④ 第十卷700页。